

豫

章

焚

書

第二冊

芑山文集卷十三

宜春 張自烈著

序三

石林堂集序

某同學昆湖廖先生守南康振鐸鹿洞訂孝忠經傳
合編梓竣某念世稱經史子集經史博備不具論集
自唐宋暨今林立億萬家久而傳者不概見何歟或
曰離經史者集弗傳卽合經史而其人學問事功不
原本心術不能審已齊遇求合於道集雖工弗傳執
是說以衡較今曩可易言軒輊哉先生幼讀書窮理

奉大岳公庭訓恥聲聞自衍學成出與海內賢豪遊
一時辭章氣誼相雄長者見先生輒自退遜胥遠邇
率資敬無間言長壯登仕版敷歷所至卓犖不勝述
名公卿大夫連章推轂恐後率罕克盡其用識者惜
之中更患難挾持日益堅往往以一身勝繁劇艱鉅
之任間關險阻危亡呼吸俄頃萬狀屹然不爲動會
盤錯蠶午條分縷析遊刃有餘地事已則咏嘯晏如
以故人耽佚先生獨能劬人習愉先生獨能困人守
正先生獨能變至於劬若佚困若愉變而不失其正
可以質鬼神可以御姦宄可以感山川靈物可以極

草木禽蟲則先生自知之先生不盡以語人人亦莫能知也其梗概則散見於詩古文惜未版行耳余間謂先生曰後先撰著如督漕拯溺甦軍讞獄賑荒諸疏議匡廬鹿洞鐵柱雪井簫雲觀瀾諸序記及弔古感遇賦物友朋贈答諸詩歌雖心術學問事功未必盡於是不可不梓以傳昔劉向七略列諸子凡十家班固刪取其有補世道者九之以爲使遇明王折衷輔拂皆股肱之材書厯今不廢他趙睦辭家人憊爲卒業韓詩著詩細蔡中郎一見歎息謂逾於論衡周長生撰洞源始黃帝訖兩漢多所紀載頗爲王充所

推稱今論衡顯而洞瀝詩細闕不可復見蓋代遠事湮書軼故也石林集審已齊遇皆合道類有補於世與先生始終患難數十年不幸存軼半幸而僅存者又自委諸蠹蝕而不之恤可勝惜哉先生感余言迺蒐摭什之一二屬余評次授剡氏余故知是集之足傳也雖然集之可見者世共見之其不可盡見者世不得而見之見其可見者而不可盡見者寓其中學者三復是集悲其遇以推見其心則亦可以長思矣

逸園集序

往余從燕及姜先生遊先生爲余稱蒙修王公

名養正泗

州人

蓋公先是守南康多異績云癸未余客潯丙夜與

友人楊機部袁臨侯評臚當代人文無少阿臨侯曰
張子識古墳王蒙修耶余曰公同里黃無技王鼎子
述公本末最詳鄉者姜先生推公用文學飾吏治言
非誣機部又曰蒙修性忠孝不徒以文辭著吏治緒
餘耳芑山識之余是時雖未獲與公上下論議計公
之遇知於姜先生非一日機部臨侯質行頗言皆世
所稱賢者其畏愛公又如此則公素所蘊蓄何如哉
會陵谷代遷士大夫類脂韋隨俗公顧砥節不屈視
死如歸宜姜先生臨侯機部之推稱無間言耳夫姜

先生臨侯機部率後先殉國難公與之韻頗嗟乎豈
不卓然古大臣哉或私余曰公少耽花石咏嘯自娛
詩文罕刻畫求工姜楊袁諸君子交推稱何與余謂
陶靖節植柳種秫任真自然所撰著適已志而止文
信國始居約時尙豪宕瀕危集杜見志辭非必已出
後世讀五柳傳指南錄髣髴其人往往流涕然則公
蕭疎高寄雖詩文不求工宜與靖節信國塗殊歸同
必欲執一端以議之則固也今年春公子與參囊公
逸園集來白門請余評定版以行集中皆公生時自
紀其遊歷卽事諸作與參不忍沒所自卷目如舊余

粗爲銓次始近日卒園林凡八卷洞學記高士傳雜
操爲別集凡四卷合一十二卷爲之序鳩劖氏訖工
歸之因嘆士大夫刻畫詩文非乏人卒躬負重詆詒
譏萬世讀公集亦可以少愧矣所惜者臨侯僅存日
錄紀事姜先生泊機部各有集今皆軼不傳余故序
公集而深有感也雖然之四先生者爭光日月與天
壤並存安在必以詩文自著見哉公世系歷官行事
余友黃無技有傳附見本集不備書丙申仲春月日

謝獻菴文集序

古今著書非一家分塗僻馳類不合於道是非往往

平定論其失由於作者不本性情深學問不貫穿經史源流爲一論者又皆聲隨影附不能折衷至當使畔道者無雜進書不足傳宜哉故余謂立言難知言尤難士苟肆力以希必傳無徒求知於世自知而已居恒持是說以質獻菴謝先生獻菴不謂余誣迺者客毘陵盡讀獻菴生平詩古文言求合道不稍以知不知概其心余甚臆之集中感遇落花諸什世所並推勿具論獨反覆過謝皋羽墓謁蔡江門祠泊明鏡西遊白紵歌渡河篇撫時觸事蒼涼悱惻何其聲之似楚騷與渡江弔史道隣奮懷舊都特書大司馬易

水悲荆卿齋志毅然以歸罪燕丹者爲非抑揚褒貶
與史上下皆後先所未逮他古文序記書疏雜著稱
是以視古人處君臣父子朋友之際又何較若合符
也今世沾沾執詩文求之豈知獻菴者哉是時獻菴
方與余論古今人文諸所軒輊略同余更端告獻菴
曰世競尙唐宋諸家張子獨不能亡去取試舉一二
畔道者言之昌黎則進楊雄與孟軻齒刪荀氏附聖
人之籍以自託於孔子春秋之例廬陵答李詡論性
則謂君子修己治人爲急不必窮性以爲言臨川則
以愿事五姓馮道同於伊尹之五就南豐則以頌美新

莽合於箕子之明夷眉山論諫則謂仲尼純乎經吾
參乎權不知與諷而少直說非果出於仲尼仲尼焉
可訾哉若是者皆與古經史牴牾余故曰立言難河
圖洛書備於易濂溪紫陽相繼發明永叔則詆爲怪
妄太玄劉歆蘇洵頗非之桓譚侯芭諸人則謂勝老
易凍水則以天下之道蔑以易玄荀孟不足擬詳見溫公
玄毛穎傳借秦爲喻諷後世勿輕棄老臣柳州則謂
韓子好斯文嘉穎能盡其意與滑稽列傳並稱明允
權衡書幾策出入縱橫之學爲多宰相奏其書於朝
不刪黜小人有機雖惡亦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非

仁也勢也之邪說卒貽後世笑若是者皆無當於作者之得失余故曰知言尤難况儒者不知言必無以立言假令揜其所不知而遽語人曰我言不畔道不畔道則皆可以傳其孰信之獻菴喟曰然以余度獻菴思盡取六經諸史百家言閉戶討悉斷之於心使無毫髮差繆以成一家之書不僅工詩文自銜則由此以求盡古立言知言之道無難異日者獻菴宜自信其必傳余亦信獻菴之必傳知不知庸有加損哉余將合本集釐爲如干卷冠以詩古文綴之嗣著者編年增續之然後獻菴之學問性情與經史源流之

合爲一者因得次第著見於後世後世庶共識立言
知言之必歸諸道凡退求所以自知者皆在已而不
在世也余言豈誣也哉至於居今稽古魁岸介立無
少阿附意今世未必盡知之獻菴自喻而不自言余
欲言而多所諱卽極言無諱懼益重獻菴之感也故
略

秋潭遺集序

余友秋潭崔子

諱榮字季輟
別號秋潭

少壯治古文辭數奇未

竟厥志不幸齋志先余卒孤孀孫奉治命合詩文授
梓蓋深懼遺集埋滅於後世也余讀而悲之方秋潭

易簣時諄諄義方貽孫孫服膺罔佚墜一日衰
經謁余曰先君子性介好論著諸所爲詩文盈笥孤
不忍委棄鋟什之一二卽未能不朽先君子手澤存
焉耳前集兩辱玄晏請廣數言爲弁余曰秋潭豈獨
以文辭重哉張子交天下士三十年識余者非乏求
如古勸規交進死生不相負則秋潭其一也今秋潭
永與余訣讀其文彷彿其人未嘗不流涕顧余言無
足重秋潭耳因憶昔之能文章者未有不藉知己而
後傳者也蜀蘇洵始爲布衣未知名雅安太守劉大
簡馳書上韓琦歐陽修薦之洵由是名籍甚南陽樊

宗師卽世友人韓愈從其家求遺書汲汲導揚恐後
書軼不傳今余之於秋潭其生也世鮮韓歐余雖欲
爲劉大簡捫舌追迫其歿余名稱不逮韓愈又弗克
抗秋潭於南陽使聲施不衰可勝痛哉況今天下知
秋潭者幾人哉自古學攸斁士率僞內華外遇勝已
輒羣齧之甚則沈湎聲利終其身積瑕潛釁不自寤
秋潭先是口不言心竊非之藉令讀秋潭今日詩古
文見其感時憤俗微寓諷喻未必皆翕然無異辭余
故重悲秋潭之遇而益自悲也是時余子居南郊久
不聞人語夜亡友吳子樓山見余夢曰子忘鄉者鬼

復昌黎語乎其言曰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我道逢崔
子舉以相慰崔子曰然子獨謂秋潭齋志歿何哉覺
而紀其事歎曰此非鬼語昌黎託鬼語自況何其似
有道之言也然則秋潭雖乖于時後之人知不知奚
所損益於秋潭哉潭上雜文四卷史論一卷詩初集
二集若干卷誌銘年譜行述殿焉版旣成余復爲序
前序已言者略不書嗟乎秋潭雖亡彝孫尙抑哀自
強永茲手澤安知異時不復有劉大簡韓愈之徒稱
秋潭知己孰謂秋潭堙滅於後世哉

居家要錄序

居家要錄余友無道人旣爲序孫子迺復屬余識數
言簡端竊嘆其與古上下故弗辭往余覽顏待詔家
訓二十篇題之迨宋孫景修輯古今家戒眉山蘇轍
序之曰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心
識其敷貽遠也然未及見其全書家戒所載事頗略
家訓則摘藻雕文與道低悟者非一非古大賢崇實
垂訓意識者不能無憾焉卒觀要錄臚列諸條權衡
物情劑量事理不略不華辭簡義備推其類可以敦
友孝可以教節儉視鄉者家戒家訓無少缺漏豈獨
一家炯鑑哉抑余考孫子生平天質樸謹學問醇正